

科學罪人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七年十一月印刷  
國廿二年八月六版行

(科 學 罪 人) 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五分

英 國 甘  
新 匡 生 甫 霜

天 虛 我

中 华 書 局  
中 华 書 局  
中 华 書 局  
中 华 書 局  
中 华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  
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

河福  
南  
州  
轉  
角  
路

埠 中 華 書 局

# 科學罪人

## 第一章

倚門四望。一片隰原。廣漠無垠。碧草離離。雜以金碧之花。乃威衛觀中。有羊腸小徑。蜿蜒屈曲。如縞帶委地。臨風而舞去。予猶里譯與天色相接處。一點黑影。方向予疾行而來。予乃暗忖。是。者。猶里譯。孟司警廳之偵探至者。若然。則五分鐘後。當抵蘇倫。讀者當知。予所居之地曰蘇倫。蓋小村落也。隸康梵爾市。而此一片隰原。東與聖伊文接壤。西濱大西洋。予之居處。則爲數椽舊式之石屋。屋前繞以花圃。雜花齊放。全圃幾成香海。圃外爲隰原。故圃中花氣。時與隰原草氣氤氳一起。沁入肺腑。濃郁乃如醇酒。時

方卓午長天無雲蔚藍之色乃類玻鏡天末則與大西洋琥珀色之水競相輝映故吾村形勢直似英國之一足而灌於大西洋者吾村之人儼處天然圖畫之中宜可以無憂無慮優游歲月矣而孰知居是村者人人方懷一恐怖之念岌岌焉一若朝不保暮者是亦大可憐矣吾書方開場故猶不遑縷述其事而汽車則已抵吾門矣司機人潘路司一躍下啓車箱之門則有一人下車其人年事尙壯無鬚身材中等見予卽免冠爲禮曰足下卽魯格先生乎予曰然足下爲偵探長卜德先生乎其人領之予遂導之入是日天氣鬱勃其人以長途僕僕故入室之後卽頹然而坐默不作聲予曰足下蓋少飲酒卜德未及措答而予管家已捧酒進卜德一飲而盡精神陡振乃曰今日考尼司府警廳以咨文來廳長命

予至此偵查。而足下適以汽車。至今請足下有以教我。予曰。此間事。下走實處五里霧中。茫無頭緒。因請足下至此。足下深於閱歷。定能爲吾村之人造福也。卜德因予一番恭維。頻頷其首。曰。予於偵探之術。雖不逮福爾摩斯之能。出奇制勝。然自問。凡所探案。尙強人意。言至此。探懷出日記簿一冊。發爲官中人口吻。曰。魯格先生。君爲馬司登勳爵之財產經理人。兼其法律代表。歟。予曰。然。曰。君且任爲康梵爾市長乎。予曰。是本馬司登勳爵之職。勳爵病莫能興。故予爲之庖代已三月矣。惟六星期已來。此村一片隰原之上。連連發現不可思議之慘案。職是之故。村人視此一片隰原。直如愁雲慘霧籠罩其上。竟一變而爲屠宰場矣。卜德聞語。現爲愕眙之態。蓋卜德於村中之事。猶未悉其底蘊。無怪其然而予又曰。

蓋殺人之案迭出至今已第四次矣此語出卜德亟瞬其目茸茸之睫毛乃團聚爲一簇其爲此狀似嫌予過甚其辭者予則仍自續曰官中驗屍之時無不判爲故殺然而兇犯迄未一獲是誠咄咄怪事卜德曰此事固甚奇幻又曰魯格先生第一次被殺之屍身足下實爲首先發見之人請舉其事語我以詳予唯唯因述其事曰一日者配森斯鎮舉行市集馬司登勳爵之田莊經理人爲勳爵脫售牲畜邀予同往鎮中日間予在俱樂部中進膳得遇故舊數人向晚吾人同赴皇后館晚餐九點半時予乃策馬而歸述至此卜德厲言曰鎮距此村幾何里哉予曰名爲九里實則八里強耳鎮處隰原之下出鎮之後經二三村舍始達隰原隰原之上初無房屋人煙不見惟一二羊羣躡躅其間耳卜德曰設有人幽

伏其間亦能窺見之否。予曰：是殊不能縱有人策馬巡邏，甚或以  
礦巖之中也。而金雀花叢與夫涸河之底，亦在在可以匿跡。縱有  
百人幽伏其間，亦無一人能窺見之也。是晚月色皎潔，耀如白晝。  
卽四十里外西利小島上紅燈之光，亦隱約可覩。於時萬籟都寂，  
卽海嘯之聲亦息。行里許，忽有一簇黑影，橫梗前途。卽而視之，始  
知爲人。方臥道上，予遂下馬撫之，則已僵矣。視其衣服面貌，實使  
予震慄失措。蓋其人非他，卽村中著名田戶忒威勒也。此人每逢  
者多矣。而予每一念及，輒使予毛髮爲戴。蓋死者仰臥地上，面貌

醜無其倫。雙睛凸出。肌肉盡起皺紋。蓋臨死時所呈恐怖之狀。實未退也。卜德曰。足下乃能證明其爲恐怖乎。予曰。此無疑義。死者。恐怖之狀。直自其肺腑中發出。故一望而知。足下果目擊之者。亦決弗疑。其有他。予見死人多矣。從無作此狀者。初審時。予以諸陪審員司空見慣。當不致如予之少見。多怪然若輩。驗屍時。竟詫愕。審員司空見慣。當不致如予之少見。多怪然若輩。驗屍時。竟詫愕。無倫。面上血色亦復盡隱。是足見其可怖也。辱荷足下叩。予予所述。一無虛僞。卜德乃出鉛筆。以日記簿置膝上。疾記之錄既遂。曰。死者傷痕如何。予曰。死者胸前半臂領口之下。有一圓穴。大如一先令。此穴直自外衣透內。顧此傷痕。實至奇幻。足下於報紙上當已閱悉之矣。據個中人云。無論刀傷彈傷。傷痕決不若此。予述至此。卜德取日記簿。視其所記官中驗屍時之報告。曰。驗屍之時。固

驗。得死者。胸脇有一圓穴。且言死者。肌膚異常堅硬。果其然乎。予曰。予撫死者之時。堅硬如石。像然。予發見其屍身之時。據醫生言。則距其死至多不過四十五分鐘耳。而僵硬若此。固亦可異。卜德曰。惟此所有。相驗之醫士。亦咸莫明其故。但謂被一兇器所擊斃。而此兇器爲何。則又不知。卽內務部之技士。亦不能徵實。但謂死者被擊之後。一時發爲麻痺。致死屍體遂致堅硬。然予以爲此等論調有亦等於無也。又曰。其餘三人。足下固未目擊。然足下居此村中。所聞較予爲多。不妨爲予略述。予曰。下走卜居此村。固已歷有年所。馬司登爵邸。距此村實有兩里許。故村中除老牧師費笠坡外。下走實可首屈一指。而予且代市長之職。故村中。有事無費。已居此村。其年不過二十。實爲村中。有事無費。

翹楚姿色既美秉性亦復溫淑凡逢星期日則至教堂奏琴習以爲常予述至此卜德忽作歎聲眼角之中則呈無可如何之狀卜德作爲此態時予實未覺仍自續曰日者瓊司蹣跚出門告其阿母謂往陶溫納礦巖中採摘草菓此礦久已廢棄蓋在蘇倫山穴之中足下沿隰原至此當見一座高山迎面而矗立者卽蘇倫山也詎女郎一去不返直至薄暮其母乃大驚異爰集村人往隰原四覓杳無踪影是夕予在馬司登爵邸中晚膳十點半時始歸故女郎之事予初不知迨後始悉女郎已遭慘殺蓋村人於黃昏時實在蘇倫山穴中覓獲女郎屍身而察其傷痕以及屍體堅硬一如生時不起皺紋雙睛所呈恐怖之色則較忒威勒惟其圓穴則在頸項而面貌一如生時不起皺紋雙睛所呈恐怖之色則較忒威勒爲尤甚見者無不驚悸是日距忒威勒惟其圓穴則在頸項而面貌一如生時不起皺紋雙睛

勒之遭慘殺。纔十日也。讀者當知。上所述者。實爲農夫馬太及聖  
裘斯之販肉夫梅林告予者。當時卜德又復叩予數事。予一一答  
之。卜德均於日記簿上記之。至一小時許。卜德始闔其簿。歎然起  
曰。足矣。謝君見告。予於此村汀納旅社中。已覓得房舍一椽。小作  
勾留。今日午後。配森斯及聖伊文警廳警吏。邀予赴廳。磋商入手  
方針。磋商之後。予當著手偵查。又曰。今隰原周圍。已有村人組織。  
守望團乎。予曰。然。蓋自連出慘案之後。村人咸惴惴自危。遂組織。  
斯團用自防。卜德曰。今柏孟司官中。且將遣軍隊以助村人矣。  
言次。向予告辭。予留之午膳。卜德辭謝而出。卜德既去。予即進膳。  
膳畢。予乃蹀躞餐室中。此時。予萬念起落。有如潮汐。往復靡有已  
時。蓋村中慘案。於予個人。雖無關涉。然予實爲市長。以故日夕奔

馳殊不勝其勞苦。惟盼卜德展其手腕。早日結束。徵特村人之幸。卽予亦戴德不忘之矣。然予一爲念及火爐架上女郎瑪裘梨之照片。實使予心悔。嗟夫讀者。予固得女郎心許。以聲望論。予與馬司登勳爵固不相上下。惟予財產則不逮。勳爵遠甚。蓋予每歲收益。不過百鎊。爲勳爵經理財產。歲俸亦不過百鎊。勳爵膝下祇此一顆掌珠。予又安得向驪龍領下而探之哉。故予嘗向勳爵求婚。竟不見許。窺勳爵心理。亦非以予貧故。而其意中。亦未嘗別有東床之選。故其所以不許之理由。予實莫明其故。卽女郎亦猶未明。乃父之意也。讀者或疑女郎鍾愛他人歟。此說亦殊不近於理。蓋女郎固甚愛予。而勳爵夫人賦性疏懶。交際場中。從不涉足。女郎遂亦深居簡出。而平日來往。勳爵之少年。除予而外。更無第二人。

故予以前後諸事細爲推求卒使予莫得其要領耳此事一日之間輪迴於我心坎中者輒必數次時予方入室中擬一視其照片而馬司登爵邸之獵夫葛龍忽至謂勳爵病已危殆命在旦夕邀予迅赴爵邸并出勳爵夫人手書則與葛龍所述者大致相合葛龍出予卽奔入車房則潘洛司方碌碌揩擦汽車予詔以須赴馬司登爵邸潘洛司遂草草歲事以汽油灌注池內三分鐘後予已登車上道矣道中馬汝山與蘇倫山對峙楓橡參天萬綠如海行里許則紅磚煙突已聳雲表馬司登爵邸在望矣又頃之卽爵邸花圃中池沼水影亦復隱約可覩旣抵門次閨人告予曰今晨聘得倫敦著名醫士蒞此與配森斯暨聖伊文之醫士商議處方顧諸醫咸束手僉謂勳爵已無轉機之望予聞語大驚疾趨而入遇

瑪裘梨於廳事中。時方與數人談論勳爵病狀。諸人面色盡現愁容。而女郎尤甚。讀者當知。瑪裘梨者。實爲考尼司府華貴之女郎。家世閥閱。品貌亦復不凡。豐容盛鬢。儀態萬方。惟膚理略作橄欖之色。類歐洲南部之人。不類英產。人種學家謂西班牙人。曩年嘗航海至英國西部。觸礁而覆。其遇救之人。遂雜居英國西部。女郎殆其苗裔爾。予見女郎。卽叩之曰。勳爵如何矣。女郎初不卽答。挽予入應接室中。泫然曰。魯格。予父之病。轉篤。諸醫僉謂不可救藥。奈何。言次。淚已界其粉頰。而下續續如斷綆之珠。時予一手方按女郎肩上。至是。予亟爲之拭淚。勉爲慰藉。女郎始止其泣。曰。阿父。時時念汝。急欲與汝謀面。故阿母以書遺汝。邀汝至此。汝可趣往。病室語次。卽詔女侍導予登樓。予念勳爵財產。悉經予處分妥洽。

此次見招當無重要事故。或者勳爵與予數年賓主而予平日尤得勳爵歡心彌留之時特欲與予訣別耳。旣入病室則見勳爵方臥窗次榻上窗外卽爲花圃。於時斜陽方射樹杪一花一木無不呈其欣欣向榮之狀。鷗則游泳沼中鵠則停於樹巔爲狀彌樂嗟夫花鳥無知猶自樂其樂殊不知其主人將辭人世而長逝矣。勳爵見予入卽揮其一手似令看護婦退去看護婦知旨卽自出室去。勳爵遂旋其首以對於予。予視勳爵面容瘦減肌肉盡起皺紋憔悴無倫。予不見勳爵纔三日耳而其面容竟似老去十年。惟音吐猶清朗如恒時。予坐定勳爵卽出聲曰魯格彼已與汝言之歟。予已無生望矣然天不假年予亦何說之辭。惟吾女瑪裘梨苟能存活至今年聖誕節日則吾女當爲世界第一富人無人能與匹。

敵卽美國首富以較吾女其財產比例直如一樣茅屋與吾英聖保羅教堂相比也予聞語愕眙蓋予爲勳爵經紀財產已有年所勳爵所有財產予知之獨詳今爲此言何乃夸誕之甚面勳爵已召看護婦至看護婦進以藥劑勳爵飲之慘白之面立泛爲赤目燭燭其有光精神颯爽不類病者予乃知飲者必爲奮興之劑看護婦則以枕枕其背勳爵遂自掙坐而起看護婦出勳爵乃復朗聲曰曩予不允汝婚事者此中實有原因良以吾女旣擁鉅產予乃設爲種種幻想彼國王或大公爵能破除門第以娶吾女予願了者惟吾女婚事耳汝與吾女旣相愛好今日吾當取消前說卽爲婚配實爲終身之累予初不信今予彌留之際諸事悉了所未了者惟吾女婚事耳汝與吾女旣相愛好今日吾當取消前說卽

以吾女瑪裘梨字汝則予向平之願遂矣此語出予如聞丹詔血管陡漲血液熱沸面赤直至耳根竟不能措一辭勳爵仍自續言曰吾但願汝二人永永愛好伉儷無間則予死而有知亦彌樂也惟汝須知金錢實爲不祥之物汝能散給村人則造福多矣願汝與吾妻二誌之勿忘言至此忽又改其辭曰予之遺囑已載明汝與吾妻二人爲行使遺囑之代表今予遺囑已存倫敦律師處予之財產汝盡知之不過中人之產耳惟吾女所襲之產實爲另一起者與予財產初不連屬今予當爲汝述之百年以前倫敦有沙恩勳爵者富商也勳爵之父當東印度公司時代實在印度經商腰纏累積所有資財死後遺產悉歸勳爵承襲勳爵賦性乖戾寡交游襲產之後出其必